

王重民題詞
黃永武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子部 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王重民 原編
黃永武 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十冊
子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十冊子部目次



治道集……………一

伯三七二二號……………二

斯一四四〇號……………二四

唐高宗天訓……………三四

伯五五二三號……………三六

九諫書……………六〇

伯三三九九號……………六一

附陳祚龍先生校錄詮詁……………六五

百行章……………九三

伯三三〇六號……………九三

伯三一七六號……………一三

伯三〇五三號……………一一五

附斯一八一五號 百行章……………一一九

附斯一九二〇號 百行章……………一二一

附斯三四九一號 百行章……………一四三

附斯五五四〇號 百行章……………一六七

附貞松堂本 百行章……………一七〇

附位字六十八號 百行章排印本……………一八九

二十五等人圖……………一九二

伯二五一八號……………一九四

修文殿御覽……………二〇三

目次

伯二五二六號	二二二
附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	二三九
附摹寫本	二六五
古類書	二九一
伯二五二四號	二九三
伯二五四九號	三二七
伯二五〇二號	三三〇
附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	三四〇
又伯二五二四號(已見前)	三五〇
附斯三二二七號背面	三五二
附斯七〇〇四號	三五六
附伯三八七一號	三五九

治道集

李文博撰 伯三七二二 新一四四〇

按隋書卷五十八李文博傳云：“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治。性長議論，亦善述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北史卷八十三文博本傳作政道集；按柳伯存馬總意林序云：“隋代博陵李文博，撙撮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則其書原名治道集，以避高宗諱，或改理道，或改政道，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有政道集十卷，不著撰人，卽是書也。兩唐志載入法家，不誤；宋志法家雜家互見。玉海卷五十五藝文雜著類有隋政道集十卷，引中興書目云：“雜載前賢所論治理之要，凡一百十篇，”則其書似宋初猶存。此殘卷爲卷第三第四，世字民字缺筆，猶是太宗時寫本，否則書題必改爲理道或政道矣。篇題之存者，卷三凡：□□第二十四，權說第二十五，遠佞人第二十六，屏姦臣第二十七，慎所從第二十八，辯邪正第二十九，儲訓第三十。卷四凡：君臣相濟第三十一，君臣成敗第三十二，寬猛相濟第三十三，審大臣第三十四，詳任使第三十五，懲誠臣第三十六；第三十六篇後半缺。又據卷端目錄，知第三十七篇題爲臣難，第三十八爲舉大罪過略小過，第三十九臣體，第四十諷諫，則似卷爲十篇。中興書目稱凡百十篇，殆卷第十爲二十篇歟？又斯坦因卷第一四四〇號，亦爲是書殘卷，始寬猛相濟第三十三之後半，至懲誠臣第三十六，凡四篇，百零五行，可見唐代傳鈔之盛。隋書卷六十二柳彧傳云：“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足徵是書之重極一時。然李善注文選，李賢注後漢書，以及魏徵輯羣書治要，徵引繁博，均不及是書，殆以時代相近，見棄時人故也。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Pullist chunsi
Touan-houng 3722

世間小人無言不從其性彼之德也居其德之地也少矣情而主之者福之隆也積
德而主之者福之隆也此小人之所常以親而處在子之所以常張而府之也凡婦女
堅子作我不令者各有二焉一曰遠之謂也貽教始息身後與改教者以親則
居公族顯則嫡庶絕統觀此婦人之定者也有倉庫之教多勸我以無出教我不法
棄我以慢慢逐我以忘詳此婦人之定者也有實積之德焉此也疾也疾也疾也疾也
積而勢乃成位福此小人之定者也有領實之福焉此也順格何意焉今詳我女進教
我教道此小人之定者也有反弱之路焉夫人在其父與腹股群居探論訪聞水人

物之清者以治之東思惡心而少可庶幾道義而少可未適而宜之亦中興之
君婦人不亦於者乎永切之公臣謹請之至言猶獲過之不聞先之不知而後以
順說為和親詢相為忠愛不亦已誤者乎敬則楚語同納論難以數言為甚願以少補
為有疑者則聖人可仗日聞休也蓋婦人賢良不離於左右道術不離於
目前者則不肖可仗日明也古之今王所昭然視聽於日月之中尊於天張於境
界之外定矣存取久長祇為問垂法則者無他焉達此數物而已矣

陳說第七五

漢書班固曰仲尼惡利口之貴國富強通一統而言之樂其得本者達也但觀其
於危國身為謀主志不終而詐其謀度不亦宜乎書放四
楊啟多矣昔公子望懷相公魯隱危案書權之利若屬能聖以榮仲仲仲仲仲

聖帝公遜尊志純孝慈建元新曆以天意重國運極壽中範上宮所生
懷王執纓高張斯二世繼伊及於熙宗庶几以先達最太子慈恩大德嘉禾時
賢日復大由朕御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聖德人第廿六

蓋悅美起曰後臣之或主甚矣孔子曰聖德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進而起之傳其
陳德之至也聖人情術觀其言行未由今道而悅於己者為優人也觀其言行未
由已而合於道者為仁人也此察其人情之經也故主行以行非主於多欲是以君
子不面也札與其德也寧約乎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

寧難孔子曰政者正也夫道之平也而已矣直中者正之正也故傳於後

能必極其然後殺事以必極其然後殺官罪為極其能後善之言極其

極其能後用之事必極其能後殺之極不端則禁固其前從而經之經

至事實於下夫先王之道如斯而已 傳子曰道之不行學傳人犯之大

於人極其者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賢無私欲賢者去私欲也有見人之

道端之者已之徒也道正而從人者傳人之徒也可察其心斯知傳心之公矣

道端之者已之徒也道正而從人者傳人之徒也可察其心斯知傳心之公矣

而後人之傳其志以非道端善人傳之有術修之有刑非聖人不嚴則大傳也

為仁義言亦其權之行無可非動不道於後合主所欲而不已主有欲害之者則

而而論之不遍天下安克誰主其心而已後文以時顯發善行之不修也者而

傳也者要為其教而可次謂傳也道為有顯可謂下傳也夫傳形隨而傳也

而猶不別可謂至闇矣小人乘君子之位則公道亂於上而僥邪

在下位而無輔則私欲成於下而忠諫興焉道亂於上則下

下而不能別是周幽王漢靈帝所以失天下大善個人私欲

見人私欲不能獨之以正而曲從之者則不免於僥者不能

與古之君子正心而行有死無生非惡生也惡夫僥者

不由先王之道者皆失於正者辨以為仁矣是以君子惡於

僥也遠於僥者為其成人也

屏茲目第七

意子曰書曰在臣之言兼順而有文忠之言簡直而多違使忠臣之言是

意國非欲之矣為臣之言已極於人主又不自以為非也忠以違忤之言說人主

以為誼安何言之見聽於是以致者則腹小者見於忠臣涉危死而不見

饒亦臣譽榮利而言見悅故士有破缺而往有寃伏於強寇此言事之常態

也凡在臣者好為難成之事以要成功之利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功

為人自有過人主視之怒而罰不行適足以資大姦之變

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見之而用之夫今
敗者固遠矣而執遠難明之物處臣國近矣而執近易知之理則忠臣之
言憂時而得遠執故主弊於上惑成於下昔子胥為吳破楚擊敵為燕
破齊天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切矣夫死患是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
人主不能常明而忠之道異故也又明孤迹之臣而無二子之巧涉姦臣之
門經顛險之塗而欲身之達通不亦難哉辨孤邪莫之辨也而邪莫舉之
鄰子皮圖之棟臣賢子產而任之然猶再弄而後得矣夫邪莫子皮辨過之
物也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糾孤之惑而無邪莫之責何
由而進用於故有邪莫之責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產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
雖荆山之璞猶且見刑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牙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像
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像平之智

懷阿復第八

檢幹中論曰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已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失聞君違人而專已
故其國亂以危是一隅之偏執非大道之至論矣凡英危之勢治亂之分在於此

野獲不在於必獲人也。君莫不有獲人，然危而不亡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純智之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無不從。則危而君之所親任也，皆德義忠信，故其言也皆信。固雖諛佞之言，得君不從，妄得亂乎？昔齊桓從管仲而長，秦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人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而非實，或美而敗事，或明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

辨奸正第九

魏亮曰：人臣之道，順從後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當，必有直於國而有補於君，故其力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大陰侮者，禍之所招。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則先見，然則獨見存亡之機，失之要機，其於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於顯榮之震，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惡，施主以禮義，導主以長榮，將順其美，止救其惡。三曰成事立歸，善於君，不獨伐其勞，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厚身，尊體，風民，安民，進賢，不辭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靡兼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安朝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後之，要其間絕其私，轉禍為

則思此人臣之行也人臣之行使命利君謂之順使命病君謂之逆違命者
君謂之亂君有過將危國家損社稷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
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之不用則死之謂爭有能以智同力舉群下相與
與強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有能見君之命及君之事竊君之重以英國之危除暴之辱改
代是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諫爭輔弼之人柱礎之臣也明君之事机而
聞者以為已賦故明君之所賞聞君之所惡也罰其忠實其賊黎封所
以憂故為悅中譽亦無連上顧道謂之忠貞遠道順上謂之諱臣忠所以
為上諱所以自為故在上者必察於遠順者也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事聽政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於西牆之下尸於朝三日子
貢進曰少正卯曾之聞人今夫子誅之而誅之或者期失之乎孔子曰
居吾始汝以其教蓋昔有大惑者夫惑者夫惑者一而不為一日心迷而墮言
行僞而聖焉當儒而辨四日說淫僻者備非而降此五者有一外人
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而有之故誅之是以聚徒成黨其誅
既足以懲邪佞矣其強禦足以及其此乃人之奸雄有不可以不除矣湯誅
尹諧文王誅潘正閭公誅管蔡叔武誅華士管仲誅付卜子產誅史何凡

此七主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之異世同惡故不可赦也

魏志杜恕曰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言不知無通不舉
且天下至大万機至繁誠非一明所能偏臨故君為股肱明一體相濟而
成是以公卿及內職大臣不當直以其職事考諫之由是言之焉有大
臣守職無諫可以致雍熙者執令大臣親奉明詔給事曰下其有風
夜在公怡勤特立當官不枕貴勢執平不阿私枉危言危行以盡朝
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者在於免負主
朝不危於宿身禦行進言以塞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客保身
但無放縱之辜而盡忠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備而私議成俗雖
仲尼為猶猶不盡方又況止俗之人乎且先意承旨以求容媚舉皆天
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治天下要百端
陛下何不憂行而示之假宜朝臣以進聖意於大人臣得主之心
無棄也數尋顯之言禁事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進者也近
邇於道自強耳誠為陛下當憐而祐之方要任焉如何及愛傾軋之人而
怨若人者乎一素子心書曰人主之大患在於不能辨邪正凡人心以為

彼賈人也而貴之為賈而貴之則為善者是常也為不善者是其
罪也以彼為不善人也而賤之為不善而賤之則故其非而為其有善
也夫錄其不善則知其罪而曰賤之也錄其善則知其貴而曰親之也見
疎則懼而不敢見親則神而曰進此忠信也故夫賤不肖之所以及信
者也夫姦臣思小利以効之君以為惡世利人之過無所迴避君以為
黨也思小利而不察其大此豎刁之謀得進人主之所常戚也夫一
之事君也甚者邪嬖事之其次以善道交之邪嬖者進小利以求
君善道者與進為賈執人主莫不彼得賈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
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賈若是者實罰不當
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貴也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為當矣人主之所
也非以為不可罰也必以為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微
闕之害所任者不必忠故無賞實罰暴之名而有能養姦之實此
天下之大患也夫人主用賈者而使不肖間之則賈者必窮不肖者
必達矣賈者不能無小闕而不肖者以能害為務則見則為有罪舉
過則為有功以為有罪必加其罰以為有功必加其賞由是言之姦邪
齊大切而主効於見親賈者抱無用而察於見疎此人主之所以蔽塞而

遂不寤也

儲訓第卅

國語曰楚莊王使士亶傅太子曰臣不才無益也王曰賴子之善之也
對曰夫善在太子欲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則不用故充有丹朱舜
有商均皆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凡德也而有姦子
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王卒使傅之聞於申時時曰教之春秋而為
之使善而抑惡焉以誠勸其心教之所為之廣道顯德以昭明其志教
之礼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使去其穢而饒其淳礼教之令使訪物官
教之詒以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
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
則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勇勵之多訓典所以納之物慎教焉以
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義明善級以導之礼明恭儉以導
之孝明淑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 equal 利以導之文明除
害以導之武明積善以導之賢明正德以導之實若是而不濟不
可為也是誦詩以輔相之威談以先後之辭雅以左右之明德行以宣
翼之制義以動行之恭教以顯顯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